

石遺室文集

石遺室文集卷四

侯官陳衍

記先君子遺事

不孝兄弟四人讀皆先君子自課至爲制舉文則不自改削使請業於一時號稱名師者不孝生十年畢業詩書易周禮春秋左氏傳小戴禮始讀曲禮爾雅始讀釋詁先君子爛熟經傳每晨寢未興命不孝立床前背誦所授書一字錯落必呵正之授書動數千言若書禹貢左氏傳公子重耳之出亡城濮之戰泌之戰鄢陵之戰皆起訖作一日讀不孝惟晏睡早起竭蹶勉成誦則甚喜褒獎憶六七歲時一日讀孟子不仁者可與言哉章一日又讀小弁小人

之詩也章喜其音節悲涼抗聲朗誦不已先君子方自外
歸喜形於色謂不孝於書理殆有神會所居後園地曠天
大夏夜露坐指東方七宿南方七宿示之謂角星甚微平
道二星尤微牛六星女四星亦微教之辨識告以分野南
北極出入地中星歲差諸說風日清美常提携適山水閒
城中三山城西小西湖怡山諸蘭若城東溫泉日月至焉
棄養之歲夏暝常終夜不寐一夜忽語不孝曾子易簣孔
子夢奠兩楹事汝知之乎特翻檀弓爲講此兩節次夜又
講授陶淵明與子儼等疏伯兄假館於外夜歸聞之意甚
惡而八月遂觀閔凶哀哉

記先妣事

先妣王氏生不孝於福州井樓門龍山之麓老屋數楹後有廢園因山而浸隆藜蒿没人閒以惡木先妣自執剗鎌斬刈日千百其堅者礪厨刀節節短之尺爲度時方妊不孝數月見者戒勿屈腰呂數數揮刃恐誤殘腹中兒五官支體蓋俗相傳胎影所嚮若剪刀縫線及之且缺唇股闕眇若眇諸毀傷也先妣笑弗顧傭一僮仙遊人愿而有力督之鋤地藝菜夜則就先君授唐宋人詩言田園耕種者久之槎蘇塞屋不孝亦呱呱生矣不孝生七年移居湯門街屋後又有廢園先妣所以斬伐蕪穢者如在龍山之麓時不孝誦書之暇則汰瓦礫篋細土平畫畦町大木豫章

柚木蘭外蔬蓀莢生實根諸物靡不種植貧家終歲盤盂
所食十峙五六焉不孝數十年來事科舉入仕途備力於
東諸侯皆勉爲所不欲爲土膏旬萌之務童所習據於胷
中留連不能去也先君望不孝兄弟有所樹立衣食裁足
不罹世網則先妣之願也嘗云吾畏痛楚若男子也能爲
孝子不能爲忠臣聞先君談明臣以廷杖爲榮及方孝孺
十族楊繼盛左光斗諸公事惜然久之先君課不孝讀陶
淵明與子儼等疏先妣終身樂誦不忘今不孝少有田園
而先妣已棄養十餘寒暑不獲一日見慈夫

書仲容六姊事

姊諱芷洲字仲容於諸女兄弟中最英朗有知慮生二十有六年而未許字時江西巡撫沈公葆楨方居鄉爲船政大臣其夫人林氏病痿不能理家事長婦亦病廢於床家事一畀叔姒之寡者某氏歲入數千金不數年負責巨萬林夫人憂之無如何無何長婦卒林夫人聞姊能使媒氏請聘爲長子瑋慶繼室授室之日林夫人起坐榻上命嫗奉舊簿記數冊珠盤一使姊核計分四柱數須臾布算告畢呈林夫人喜曰吾乃今不仰賴他人矣無何林夫人卒其又次年沈公總督兩江將行姊屏當出入簿記呈沈公且告曰自奉姑命撙節家用數年舊責已畢清沈公不覺

起立拱手曰吾向此以責償還無日爲憂今得爲乾淨人
矣改容久之瑋慶善病不能刻苦力學取科第爲二親所
不嫌從父昆弟有成進士者沈公夫婦故寵異之瑋慶愈
病姊旣歸瑋慶激勵問學以余伯兄爲師沈公夫婦從而
霽顏姊生平夢皆奇驗不能悉記卒前數年夢至明莊烈
帝陵穹碑宛然以爲異日當自經死乎豈知乃卒於甲申
年十二月也亦異矣

書張廣雅相國逸事

公曰凌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余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難燭以待尋常晨已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蔬果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丑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冬寒坐簾倚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橐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橐而後成書劄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

權督兩江時一日輿至旱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安西州門故事辯證良久乃行

公嘗因置酒間坐客燒酒始於何時余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余曰若然則秫稻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秫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嘗閱余貨幣論說有言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余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畧剛造幣且須參銅況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

書姚石甫張亨甫兩先生事

桐城姚石甫先生瑩任福建臺灣道坐吏務被誣逮下刑部獄建甯張亨甫先生際亮方客姚所數千里奔京師營救之獄十有二日白以同知發往四川未行而張先生病且死矣張先生故以詩豪於時生三十餘年旅食四方已有詩數千首時寓楊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素羸善病方殷氣憂憤力自急救獄解喜樂怠與病抗遂亟坐姚先生榻前取生平詩十數巨冊首首使誦之張先生曰留則姚先生於其上署一留字曰去署去字三日畢目乃瞑今所傳思伯子堂集是也既殯姚先生赴於京師知交爲位於松筠庵素服受弔遂舉張先生柩護往桐城爲位於家赴

於鄉之知交素服受弔見者大怪賊旣乃歸其喪於建甯
葬焉姚先生寤於賞遺命長君卒刊遺詩行世板歸諸其
家後六十餘年余識姚先生孫永概於京師述其事使余
記之云

石遺室文集卷五

侯官陳衍

行抵臺北內山加九岸記

法越兵事既定臺灣改行省合肥劉公省三實爲巡撫百廢具興首撫番開墾而生番出草之案仍屢告麻裏翁加九岸兩社尤狡悍出草者生番突出殺人之謂殆伏莽意也加九岸生番名馬來詩昧者一人夜半至官設樟腦廠廠工二十人取其首十九去番俗能殺人首累累繫腰歸則舉社羅拜頂而戴之麻裏翁社殺人尤夥劉公怒進兵勦之自帥以行直搗加九岸時光緒十二年九月也先是劉公招余入幕府渡海至淡水則公已進兵寄語營務處

石遺室文集卷五

一

李君彤恩謂余若不畏臨前敵則來觀戰余作健遂行先至大斜坎小住幫辦撫墾臺人林時甫行館林公爲備肩輿與夫六人更番舁派巡防兵二十人荷鎗衛送林幕客郭君賓實偕行數里入山路卽截嶠輿夫已喘息雨汗漸進山迎面輿植立必不可坐土民言劉巡撫至此亦下輿行遂相率短衣徒步自是至加九岸凡六十里連峰仰刺升向天降入地其層級皆泥塗濡滑開路軍士以刀剡成者至崩崖絕澗山盡路斷則伐此岸巨木仆至彼岸使若橋然然非籐葛蘿篠之屬蒙密覆翳其下奔流澎湃稍怯者不敢踐而渡也路逢生番率被髮露體背負重物腰插兩刀目矍矍笑頷之亦笑相向中途竹頭角社尤陰黑可

怖野番憧憧出沒聞隔山卽麻裏翁肆言招撫我速多賚
牛酒來日將暮望見大營相距厘里許則兩足疲痠木立
不前矣至營劉公方晚食長揖入坐公謂書生健步若此
殊不易惜諸番社已就撫無戰事可觀馬來詩昧率數社
自投求免死殺之恐阻來者言已歎惋起視則一白晢少
年不知何以兇矯如彼也山中木皆百十丈灌莽尋丈獨
駐軍處一片平坡十餘畝爲竟日山行所未曾見云

遊君山記

自夏口舟行遇南風十有九日至城陵磯其夜將半大風發於水上舟人競起峭帆天向明見水勢呀然作碧玉色中橫玉界尺一方舟人曰君山也數須臾抵岳陽樓下不得泊而去曾幾閱月於茲耳涵虛湖水陡落數丈登岳陽樓復望君山沙洲厯厯有互於其際者樓中道士爲言山方而平故四面望之如一問往遊水程幾何曰水平時絕流徑渡十里而強耳冬際水落避沙洲磬折行當三十里同人欲遊者衆明晨遂往小舟坐五六人拗風行時作欹側欲覆狀有怖者抵山足行泥渚數百武至洞庭君廟樸陋無足觀出經虞帝二妃墓稍上下坡壠茶園閒西轉得

朗吟亭入望空水瀾漫不見涯泱洞庭以西湖爲泱泱茲
亭有樓則山中最髙處也向讀唐人小說若柳毅汜人錢
起鄭德璘諸軼事瀟湘洞庭間一種芳馨蕭瑟夷猶縹渺
之意如或遇之今僧言山方廣七里並無峯巒多種茶爲
業山中舊有數十勝蹟如橋井傳書亭存者無幾然朗吟
亭攬全湖之景想煙月靚清雲水盪碧與雁聲搖落而俱
遠直使人生冲舉遐引之思於無窮也

歸途望龜山記

去歲六月余之長沙浮海泝江至夏口阻風晴川閣下望龜山龐然隆也上有禹廟徒步造焉山中道士能夸示導漢入江故迹蓋唐以來以茲山當古大別也余時眺望以爲茲山之非大別莫明於左氏傳吳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語濟而後至大別無由至大別而後見漢旣作五言詩一首畧辨之而班孟堅鄒康成鄺善長諸人皆謂在廬江安豐已爲近人長江圖說引據者不復道也獨記說文解字水部決篆訓廬江有決水出大別山大別之在廬江斯爲確證爭大別者均未之及而杜元凱久鎮荊州經營江漢大別若在漢陽注左傳不應云大

別闕不知處或曰在安豐云云旣至長沙隨學使者按試岳州澧州常德三郡沅湘資澧諸水皆亂其流今春北行出虎渡河下荊州沙市至荊河口汎舟周洞庭一匝焉抵夏口復見龜山殘雪猶積水落岸迴尤麗然於江漢之游也夫天下之物今昔顯晦至無定矣山川其特巨者北條河濟漯漯最先絕河南行奪淮淮下流絕復北行奪濟濟絕澧之名遠在沅湘上今幾如帶吳嶽與華並舉瀟霍古以爲南嶽今則知者尠漢改流廬江之大別自晦時耳地耳故茲山自足表著於武漢之閒猶襄陽昔爲重鎮峴山雖小特著於漢上也甯用冒大別之名以取重歟

出居庸關記

居庸爲太行第八陁居九邊諸關之一自京張綑設鐵路由京師止於關內爲南口由張家口止於關外爲北口中關四重曰下曰中曰上曰入達嶺嶺最高最北下關最南關相距十五里城垣繚焉山路巖辭工久不成欲往遊未果也庚戌八月告成總斯路者具車券致客通車張家口以落之余以二十七日攜一僕出西直門登車至南口車蛇行上山其高以漸左旁有澗水石淙淙機器車一挽一推進甚舒遲越四硐短長各二觀音硐最長逾於武勝關廣武山硐上樹石有致山勢險峻疑不及武勝關然武勝關硐一而已在平地餘鑿山之麓通軌半壁巉立如豎長

鋸如摩巨刃居庸越山而通碕在山上山之鑿無壁立外
露者不見其巔絕也未出關僅襲袂衣關外頓易羊裘木
葉已黃落矣元代往來灤京此爲孔道元臣扈從者類有
歌詩及之今鐵道旣通昔之短後匹馬憑眺於荒煙夕照
閒者電瞥過矣山川形勢果異於古所云否耶姑書之以
待登高能說者

登太山記

太山之陽自頂至足有石而無土其毛有松若柏無他木石之竇往往有泉小者滴漚大者迸瀉湊赴諸峯之間以爲澗此太山之奇而非太山之所獨也凡山之奇以石若泉若木之奇而奇耳太山之所獨者有極天之天門廣丈餘纍七千餘級之磴道以至之也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將午至泰安城外遂命肩輿不數里至太山之麓已見所謂南天門者在數千仞之上夾持於兩峰之顛峯若仰攢巨齒微缺其中央天門若古貨布之豎上見其穿貫之孔更上無所有則蒼蒼之天而已其下有若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縣流之痕者上天門之磴道也又其下爲他石

所隔而稍屈折所謂十八里盤將盡處也進行數里而天門隱數里天門又見凡數隱見至中天門登山之路蓋半望南天門之近遠小大無以甚異於初見時也又數隱見傲來峯睨其旁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痕者乃覺其有層級也漸近天門兩旁之峯壁立仰觀坐井俯視穿衞矣天門以下左右峯以十數澗如之磴道中貫有左右徙而無他歧自天門下至五大夫松雲步橋澗居磴道之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之右蓋東峯之水多小縣流數疊者滙於雲步橋而爲瀑布轉出橋下別入一澗此東水之歸於西者也自中天門下至迴馬嶺澗又居磴道之左東諸峯之水入焉此東水之

歸於東者也自迴馬嶺下至東石橋湖又居磴道之右西諸峯之水若水簾洞者入焉過橋下而澗轉居磴道之左此西水之歸於東者也自是至山麓西王母池東諸峯之水若經石峪之瀑布簑衣亭之三疊泉皆入東澗無改其磴道之居右矣此所謂東西以磴道爲中分之界也中天門以下其木皆柏無一松焉中天門以上其木皆松無一柏焉柏皆數百年物夾道蔽日尤蒙密者稱爲柏洞松壽不知若干歲兀頂猿臂鶴翅鶴啄行列牙立側出倒挂於縣崖絕壁危峯之隙人跡所不能到全山石紋斷裂億縫兆鱗形多正方長方其圓者百之一二銳若峭者十之一二百丈千丈者千之一二風霜之所剝蝕雨雷之所穿齧

礪礪崩墜於澗谷者不可數計而筋骨連絡精液內含氣脈充溢故能水泉噴薄潤澤巖岫挺生萬榦苔草濃縹與蒼黑之石相閒日將西入乃入南天門其上無泉若木惟石突兀負戴萃成數丘分妥祠廟未入天門者靡得見焉歷岱祠碧霞元君祠觀無字碑唐玄宗紀太山銘止於絕頂日觀峯之東軒近眇徂徠遠矚新甫梁甫汶水自東而南而西橫亘衣帶縱流數道入焉濟水今已奪爲河自南而西而北汶水入焉其北不可見其西可見南者亦隱隱可見遲明觀日出天晴而有蒙氣蒸爲薄雲日大畧如車輪不能明昇全體將昇之頃紅光橫射數百里須臾近日處噴猩血色凡紅之物無與並者南天門之東西北皆有

天門山之陰有後石鵲松尤奇傲來峯下有龍潭瀑布尤壯余皆未至也同遊者元和胡玉縉余僕張宗楊

姚姬傳登太山記力爲其簡示不爲題震也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則鬱律千餘言殫詰厥狀蓋不見真面太山無以異於衆矣當日由東道而登與今日由南道者殊異故不憚復詳爲表之行又記

遊明陵記

凡物之生方其毒之旣積而厚雖造化之强有力亦姑任其自然及其氣之將漸蹠而踣之曾不加力焉古今一姓之盛衰廢興能遁乎此者蓋勘此何道邪萬物本乎土故天道遠而地道邇一質之山必不生干霄蔽日之材反是者可知獨天下之大古今之遙萬彙之曠其脈絡統系起伏聚散隱微曲折變動而不可究耳明代獨夫之痛虐世濟其惡十羸政而五桀紂彼其敢以刀鋸鼎鑊待天下流血成渠伏尸成丘而不怯者以爲異族主中國中國人所大恥而共憤也吾能於其掌握取而還之中國功德軼堯舜陵湯武矣吾又何施而不可後世國家之將衰亡其子

姓必先予以六極之弱及凶短折而後人欺其孤寡循循然取而代之明又不然且廟社既墟而代之者獨煦仁子義禮葬崇諡而防護之乃至瞻仰山陵咨嗟其治績之不可及彼豈真異乎人之性心悅誠服於勝國哉以爲桀紂而堯舜之嬴政而湯武之我苟未至於桀紂嬴政必堯舜湯武無異辭矣永樂以下十三陵聚於昌平一州天於昌平之山數十里連岡疊阜專爲明設初無一人前葬其間哉掘而去之無萬數也長陵居中山最峻自是左右昭穆代占一山古族葬法也而天誘其衷初不計其環抱之山至十三代而已盡雖欲不亡不可也且莊烈葬地已爲田妃所占莊烈並無葬身地也天道冥渺誠不可知而地道

之昭昭者竟若此可不異哉長陵享殿枅木柱大踰車輪
圓徑當一尋有餘長十數仞如是者六十蓋盡中國山林
之材木矣嬴政之厯兀蜀山甯足道耶定陵豎墓碑之寶
城合各巨柱以上至梁棟榱題簷榮椽瓦之屬乃以一石
琢成者自繼統之初卽經始工程作三十餘載乃成桓魋
之石椁嬴政之錮三泉又足道耶前清旣煦仁子義加防
護矣赤眉楊璉真伽之事後此所必無天道何薄於呂雉
宋理宗之倫而厚於朱氏哉朽骨何知而長留此大無道
之槨殲於天壤使憑弔者太息痛恨不視史家之紀載顯
著萬萬耶而況乎史家之不必紀載耶辛亥七月與陳歿
庵閣學同遊歸特爲之記

蕭閒堂記

昔蕭閒主人欲仿杭堇浦之杭譜厲樊榭之厲譜而作蕭譜以爲蕭字甚隘乃天文則曖蕭天時則蕭辰地理則蕭山蕭丘蕭關蕭縣蕭家巷官室則蕭寺蕭齋蕭選樓蕭后粧樓蕭森亭蕭閒閣蕭閒堂其在人則蕭郎蕭娘蕭史蕭觀音張蕭亭余蕭客爵位則蕭王蕭公器用則蕭局蕭斧未易悉數也又言吾若多金當買一山一丘曰蕭山蕭丘建一寺曰蕭寺自爲比丘尼象擇古今比丘尼之名者爲主客圖焉其齋曰蕭齋其亭曰蕭亭其閉關處曰蕭關其堂曰蕭閒堂其閣曰蕭閒閣又自爲女冠象擇古今女冠之名者爲主客圖焉其樓曰蕭選樓其書則左氏傳史記

漢書昭明文選齊書梁書周書蕭茂挺集蕭東夫詩蕭貫
歌蕭尺木畫聚古今婦女之能文詞者爲主客圖焉又爲
梳粧樓聚吾蕭氏婦女之名者爲主客圖焉其齋若亭若
樓之前位置以蕭宅二三子若竹若石之類焉吾畏冷冬
則擁蕭局而坐吾習勞貧亦能緯蕭而食學吾先姑持蕭
斧而樵也言已相與大笑因自號蕭閒堂主人嗣余有宅
一區有堂有齋有樓有竹石與主人共處將百日又遠遊
武昌京師而主人歸道山矣前歲余棄官歸兒輩避亂村
居余獨居斯堂斯齋斯樓蕭家况味蕭兀形神無幾微異
於蕭寺之僧也一僕甚似蕭穎士之杜亮與謀異日別構
一廬以居兒輩自以此宅踐蕭閒主人之言不視蕭衍之

捨身蕭瑀之捨宅益親切於事情乎

文筆山生壙記

出西郭外右轉爲小西湖過雄兵橋湖居堤之右左爲西湖書院亭臺就廢爲大夢山有松半里許爲第一亭堤上有小浮圖左轉爲宋李忠定祠循祠垣左轉度平橋爲湖中一洲渚澄瀾閣在焉度飛虹橋又湖中一洲渚開化寺宛在堂在焉其後小孤山鏡湖亭在焉徑祠前堤行里許爲流憩亭爲謝泉半里許一亭無名於是背湖左轉土名陳都墓墓古靈先生遠孫爲明都御史者也旁有祠就圯老松十餘泉石欽崙又里許爲地藏寺里許爲寶福亭吾先人之墓在其左紗帽山吾婦翁之墓在其右白龍山又二里許則梅亭過亭左轉數十步則文筆山矣山凡五峯

登麓左轉得徑漸高里許至第三峯下則吾生壙矣地廣
二畝深如之背有某氏墓松十數右望某氏墓松數十峯
繚外周左望某氏墓亦多松則所來徑也外峯稍遠側見
黃店江光帆影歷歷去來黃店者梅亭大路至洪江處也
夫余以爲人死無知葬之宜薄而可俛也久矣厚裹其血
肉之軀殮漬臭腐無所於洩脫其有知穢惡之情狀其能
堪乎亦旣無矣又曷爲擇地清淑意若甚得者自湖西至
江干吾童時之所閒行遊眺吾與家人清明上冢避亂村
居買舟上建溪之所往來皆在茲山之左右天下甚樂甚
苦之境往往有設於吾心不必其外體之親嘗者況於眼
前突兀之可見者乎司空表聖顧仲瑛皆有生壙固以爲

別業林壑之一所而已壙旁一諫果大可蔭畝後種棗樹
前桃李一盤石可坐表吾壙之東北界吾妻壙最右吾在
其左子子婦以次居左降數步焉

遊西苑記

燕都西北隅多遼金故蹟至元以海子著至明中葉以西苑著世傳李妃之臺蕭后之粧樓更千百年未能確指其處或以浮圖土阜歸然於三海之間所謂瓊島者當之余以癸未至都嘗驅車徑西華門度長橋金鼇玉螭華表屹立橋西東瓊島面其前景山踞其東北丙戌同人游海淀昆明湖探玉泉之源循沙堤撫金牛徜徉久之時則三海未圈以宮牆昆明湖未爲頤和園也戊申清景帝殂葉赫那拉后繼之已酉余乃得游頤和園湖上宮殿排列結構如印板千步廊最勝然去湖稍遠不受湖光又夾持以容色慘瘁之檜柏使人不怡后前後截留海軍費八千萬金

府海內怨所經營厯若此辛亥清少帝遜國毀庵陳公尙
爲師傅王子端午節後導游西苑隔三十年復登金鰲玉
蝀之橋左北海右南海蓮葉無際老柳蔽虧驕陽過橋繞
團城右轉上瓊島古石堆疊相傳自艮嶽來者周浮圖俯
海水下歷承光殿紫光閣三希堂諸地循海墻至瀛臺觀
那拉后以浮橋禁景帝處苑中景色蒼黯與頤和園有雅
俗之異然亦垂垂爲廢苑矣同游者相與歎惋夫以富有
四海養以天下苟平其政區區亭臺池館之娛卽多糜金
錢宜若無大過然而羸政陳叔寶楊廣趙佶之徒敗亡相
踵曾無幸者愿者恫焉黯者戒焉豈得謂之過計哉顧自
古無不亡之國四時之代謝烟雲之變滅廢興成毀之相

尋於無窮也恫者戒者毋亦一姓一家見耶國家者積無
萬數民命爲之財力其脂膏也脂膏竭大命無能在者而
厘一姓一家之足恫且戒耶

遊方廣巖記

片石成厰壁立數十仞袤廣數十筵深十丈淺者數丈殆
吾方廣之所獨也自葛嶺東北行兩山分排中落廣澗循
山東麓上石磴經一石亭輿夫遠指一峯峯頂方平異於
衆峯一松獨巨異於衆松告余曰此方廣也由是石磴數
十級輒一轉數轉則六疊之泉瀉焉又數轉石壁陡立磴
居其外壁鏤捫壁二字若告人以難行者然固妥帖不頽
險也又轉七疊之泉瀉焉泉右有亭延佇久之由是磴益
厎松益長澗益仄又數轉萬翠蒙密山路若窮近乃得罅
則石門也門本兩巖相倚無路可進何時訇開石扇崩墜
猶在更進則側身巖身側乃過又進全巖乃見佛屋嵌空

數十間向所見之巨松表焉無一瓦而上不雨無一牆而旁不風弦月在樹而雨聲潺湲花木覆簷而上介樵路則因厂爲屋水簾數百尺被乎其右也厂石斑剝攢結千態百狀抑其末矣福州自陶江以南泝流永福縣治以抵永春之德化寔名南港山刻水厲富竹饒石巨口赤壁諸山畧如長江之石鐘馬當道士磯葛嶺二小瀑分左右三疊而下尤似匡廬開先而水莫雄於龍潭石莫奇於方廣博於遊者自知之非余私其鄉之言然僻在荒裔遊者恆未及知則以余爲私其鄉之言也亦奚不可

石遺室文集卷六

侯官陳衍

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議

竊見文廟從祀諸先賢先儒自孔子孟子弟子宋代周程張朱邵六子以及其所傳各弟子外往往鼎革易代之際顯則有蒙難艱貞之節晦則有傳經抱道之儒若秦漢閒之伏生毛公高堂生東西漢閒之杜子春東漢三國閒之鄭康成隋唐閒之王通宋元閒之文天祥陸秀夫趙復許衡金履祥吳澄明末國初之黃道周劉宗周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輩皆獲與於兩廡之列而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三儒至今闕然前有奏請者均遭議駁禮臣之意殆以

王黃二儒曾事魯王桂王炎武雖受唐王之召而未往然皆倦懷故國之死靡他揆之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始終晦迹者微有不同方諸黃道周劉宗周國亡死殉者亦覺有異故遲迴審慎未敢議准因就其著述特用苛求歟不知微箕比干心同迹異孔子許以三仁文天祥陸秀夫先後死節謝枋得不逼使北行則猶可以不死故三儒之迹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之迹也三儒之心黃道周劉宗周之心也禮臣駁黃顧二儒謂篤信好古則有餘純粹以精則不足夫純粹精乃孔子贊乾德之辭未易遽及孔子自謂信而好古竊比老彭又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孔子之自道而許人

者不過如此黃顧二儒旣當之無愧色亦足以從祀廟廷矣王夫之發憤著書有楚屈原之遺風瀟湘怨諸詞亦九歌之流亞禮臣謂其著錄四庫及存目各書均有純駁互見之處此不過攷證之有疏密而已從祀諸大儒中如劉宗周之周易古文鈔四書學案孫奇逢之四書近指陸隴其之古文尙書考陸世儀之思辨錄輯要四庫書提要皆有遺議而於張栻之癸巳論語解癸巳孟子說王柏之書疑陳澧之禮記集說呂坤之四禮疑糾正尤多而諸儒之生平學行旣已大醇則固無礙於從祀也王夫之何獨不然荀子有言能以夫千歲之道自持者斯命爲千歲之信士故先聖先師祀於瞽宗上庠與祭法法施於民以勞定

國以死勤事及鄉先生沒而祭祀者不同今黃道周劉宗周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均已從祀而三儒未獲議准似於崇儒重道之大公有所未盡理合具議咨請貴部察核施行謹議

右議由學部尙書榮華卿協揆命作稿上大失意旨榮公意主駁也後廣雅相國在樞廷乃力持議准衍記

請大學經文兩科學生由各省保送議

大學爲各高等學堂卒業生升入之地惟經文兩科皆舊學揆諸今日情形非變通辦法必至有學科無學生自國家創立學堂以來爲學生者皆注意新學謂知未知能未能學成而有用也至於舊學久以爲無用且若已知已能也者實則何嘗知何嘗能向者新學未興科舉未廢經史子集各學精者已無幾今更如此廢棄惟有一少一日以衍所聞各高等學堂學生視賞給進士翰林無以甚異於賞給舉人也多不願升入大學其願升大學者亦願升法政格致農工商醫各科無願升文科經科者且以今日高等學生言之文學經學平時本非正課其素知門徑者亦

不乏人而絕未究心者實十居七八愚昧之見大學經文
兩科既乏合格學生惟有變通辦法咨行各省令不拘舉
貢生監考察保送來京考取派入其遊學隨宜在京者另
行保舉應攷當此舊學廢棄未久各省士子尙有根柢畧
優年歲稍長未入各種學堂者其人既堪造就培之有用
若再遲十年則並此等學生亦不可得中國舊學將絕迹
於天下矣謹議

奪情議

謹案三年之喪無可奪情惟金革之事則無辟王制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曾子問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此經制也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曾子問曰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此權禮也王事卽金革之事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是時齊桓伐楚攘夷狄以尊周室也金革本危事凶事老子曰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將已受斧鉞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故既卒哭可以服事其服稍變爲弁經帶與公羊傳閔子要經而服事合者禮運曰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使非泛使從政也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君使之之使卽期不使之使皆專指金革之事言本當期而後使故曰已練已練男子除乎首故要經也或伯禽服事時已卒哭尙未及練不得已而爲之故權從已練之服卒事可反喪服故閔子退而致仕也而喪大記遂以爲卒哭可服王事矣禮運孔子之言喪大記七十子之徒所記

自以禮運之言爲斷但忘親之人從政其所趨金革又其所辟故伯禽閔子皆不敢辟而喪大記之卒哭服事亦權禮之可從歟謹議

鄉飲酒禮議

竊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蓋爵尊於朝齒尊於鄉德舉於鄉而升
於朝者也鄭康成注儀禮鄉飲酒禮以爲凡鄉黨飲酒必
於民聚之時欲見其化知尚賢尊長是也故飲酒之禮有
二行於鄉者爲賓興舉於天子諸侯之鄉大夫行於黨者
爲正齒位舉於黨正皆化民成俗之本而發明於小戴記
鄉飲酒義者也周禮鄉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
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
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鄭
司農云興賢者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若今舉茂才後鄭云

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主人謂諸
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
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是禮乃三年正月
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古者七十
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
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
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
也亦者對天子鄉大夫之詞此興賢能而行鄉飲酒之禮
周禮言其王朝之制儀禮詳其侯國之儀非二事也周禮
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

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鄭注
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
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
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
闕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
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鄉
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
士旣旅不入是也賈疏云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
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儀
禮未亡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
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惟有五十以上豆數之

言此經惟有一命以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云云此正齒位而行鄉飲酒之禮者也自鄉舉里選後世變爲科舉賓興與鄉飲酒遂分爲二事明以來既有鄉試宴本於賓興之禮又有鄉飲酒之禮舉於每歲孟春望日者亦本鄉大夫正月之吉以禮禮賓然大比賓興三年一舉孟春之鄉飲酒又每歲一舉尤爲無取今停科舉而興學校合古者鄉三物教民之義當於每歲正月望日舉行賓興之禮於京師大學校及各直省學校至每歲孟冬朔日所舉鄉飲酒之禮本於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者正建亥之月所當奉行鄭康成所謂至於農隙而教之

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者也鄉飲酒義引孔子之言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祭義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
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
尚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
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
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
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
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軍旅矣齒之
尚且不專於鄉況於鄉乎故觀鄉飲酒之禮而知王道之
易易也謹議

石遺室文集卷七

侯官陳衍

送高嘯桐出都序

嘯桐自其少日里居卽繫心天下事喜閱邸報遇有能言敢諫章疏無問其有爲而言與其言之得罪與否必琅琅洛誦謹誌其姓名勿敢忘其姓名之屢見不一見者則終身誦之勿敢忘長入京師應禮部試旣屢不售出而佐幕用其言者政績恆有聲鄭蘇堪提刑者以經世才爲東諸侯所尊信則亟稱嘯桐粵督岑公春煊用招嘯桐入幕時中朝使岑公舍去粵督督四川岑公不欲往請入朝恃孝欽太后之眷不俟命突至與岑公異者大賊於是得長郵

傳部將處嘯桐以丞若參事未幾岑公又不安其位去乃
奏請考試御史勿拘舊例京外官七品以上曾權實缺者
皆得保送嘯桐曾以同知權知梧州府事者也與保送補
試第一爲御史有日矣御史例須記名第一例無不記記
名之日嘯桐束裝以待亦自疑不得記也已而果然噫嘯
桐卽入臺日上封事彈劾權貴權貴誠有力固百封事百
無效也乃必預拒其入臺非計之拙歟然至不得不用其
預拒則必有窺之於素者矣嗚呼孰使嘯桐而使人窺之
於素若此哉

送馬君通伯南歸序

余爲學部主事之四年桐城馬君通伯亦用學部大臣辟官主事語相悅讀其所爲抱潤軒文集洒然盎然見時局艱危陳書藹言請長官代奏至深痛而不傷隋直不易爲也猶格不上其冬朝廷將大改官制一一合於日本以坐致富強重以度支大困計無所出惟出於汰人員減俸祿諸部院長官謀比其曹攷試而去留之今月二日通伯乃至余寓廬言將暫歸色若甚惜別旣而曰相知良未久然見君意許在朋友之數京師知交若某某辱於吾有贈言視君知吾未能或之先君獨未有贈言異日思君若有憾也余曰君將不來耶願少墮立相將俱去歸於不辱吾身

而已余家世貧賤少時天下大亂初定亦嘗習科舉求祿仕矣甲午國事遂棘戊戌庚子而愈棘有微官遂以不爲忽忽十年老矣丙午七月學部大臣以文書調其明年三月將來吾婦甚阻余余曰京師友朋文酒之樂已不如昔時然以余所居若武昌若長沙若上海所遊若杭州江甯南昌安慶皆東南繁富都會至往往面其賢者而是邦大夫多能飾文采盛賓從益以舟車便利遊客奔轅方諸京師則猶貧富多寡之不相若也今各部院有攷試之說吾與通伯非自求仕來者若謬謂其能以禮招之又儕諸未必能不以禮處之有振衣而去耳然其事未察吾二人相率別去相望數千里外於吾心亦有所不樂否耶君鄉多

賢者吾里中舊遊蓋零落畧盡其存者方宦遊京師四方江山寥廓之中園林祠廟屋宇邱墓陂塘叢薄陳迹隱隱可味畏寂者避之吾方欲從而求之意有所得也然不遂從而求之者以爲不辱吾身者可以少留而非其事會未可以求而必得者友朋文酒之樂也故重可念也通伯甚然吾言余恐其三思而終遠引也遂書之以爲別庚戌十

二月三日

送胡瘦唐侍御歸新昌序

遠遊之歸其鄉人情之所甚樂也余識瘦唐尙未爲諫官所居充棟連楹皆古今人文集及史學輿地之書至十數萬卷喜山水遊與余及堯生昀谷數人時時爲五七言詩疑亦浮沈一官以自晦者然性疾惡至嚴憂天下切於已事爲諫官不二年章數十上傳聞彈劾皆親貴上及禁近終不報亦終不之罪故語秘不得詳雖至親暱亦未嘗得聞之也今歲正月忽爲詩七章以別僚別友別謝文節祠別江亭別東華門別琉璃廠書賈別會館花木瘦唐非以歸爲樂何爲而出此然詩辭含蓄意極悽惋瘦唐信以歸爲樂者又何爲而出此然則所謂語秘不得聞者可知已

吾之見諫官亦衆矣言人所不敢言得罪以去或不得罪而所言已暴於天下皆言之已得其償者也若言之不效而不去以冀其萬一有效或終不效而不得罪則終不去一靳償其實一靳償於其名也實之不效而名之不居舍奉身以退其又何道以自處耶瘦唐二親在堂歸養其親讀其書而教其子瘦唐亦以其所樂易其所不樂乎吾雖不樂瘦唐之歸固不忍瘦唐之甚不樂而久居此也

送陳劍潭南歸序

天下之亂苟未至皐皐訛訛之徧於有位而民力屈無復之幽憂窮愁之氣尙不湮於下騰於上也故士之岸然負異者有以相處得黽勉以安其身與否君子所以覘世變矣桐城人士多以文章負異於衆余所識馬君通伯姚君叔節皆能爲其鄉先生之文而識陳君劍潭先于二君則不守桐城師法慕太史公班孟堅之言其至者權奇動宕恣肆自喜馬姚二君於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余亟稱劍潭之文世人疑信相半亦由劍潭喜談天下事而闇於世故周旋爲文章不俟人推許而自推許動與人深言下筆不自休往往塗竄不留十之三四余嘗揶揄

其神不凝而用志紛或故摘其疵鱗以相笑樂而劍潭自
豪其所爲以爲不如是不足盡文章之變所識諸侯公卿
大夫不乏人而屈於微官不往爲奔走四方市文修書掌
記奏舒紙疾書腕欲脫歲入千金數千金厘以救其飢寒
所引爲知己親若骨肉乃無踰老病頽唐如余者亦可歎
已初見於武昌再見於京師陸軍部長官辟修兵學書大
學堂聘充講席方謂劍潭得久居此相與談諧歡醉少瘳
吾人天家國之鬱紆乃終不得安其身以去吾蓋俯仰數
十年之間至於今日世變殆愈岌岌矣南中之強有力者
尙有知劍潭之深豐以養劍潭者乎使吾劍潭有以自食
其力益以發舒其文章豈獨劍潭一人一家之幸哉

贈桐城姚叔節序

桐城人以能文章名於時殆二百年而未有絕文章遂若爲桐城人所私者然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廣西湖南北能爲文章與桐城相彷彿者時時間作於是有桐城文派之說人不必桐城文章則不能外於桐城爲是文者紆回蓄縮務使詞盡意不盡以至詞意俱不盡可不謂謹嚴有守者之所爲歟余識馬君通伯因識姚君叔節叔節爲石甫先生孫通伯妻弟二君皆刊有文集一巨冊時賢評識爛然若張廉卿吳摯甫陳伯嚴之倫皆律以桐城義法而罔有戾若溢一時自許爲文人者往往以能識摯父通伯諸君子得一言許與執爲能文之券而通伯昔歲告歸旣請

余贈言叔節亦以宿諾在彼今年重至京師斤斤責償豈
余言之足爲桐城人重歟吾聞桐城有浮山巖壑璵璠秀
美視海上羅浮二山且遠過文字與山川相發越蜀峨眉
西江匡廬彭蠡宋六家之文炳焉吾中國多山水雄秀之
鄉而文化日就瘠薄曷野則其去凋喪也豈遠乎此余送
叔節所爲悄然以憂者也